



庚戌春二月敬修堂講錄

惟唐成敬修堂復理講業敬告同人此敬修大指饒舌東

南有日矣同人習聞之無不以為是却未見有實行

以斯道自任者此是不能說箇不是非能真以為是也學

者通病專在此處若果信得所講貫經書真有是處句

于我用得著濟得急討得好依了修身便是獨善依了經

世便是兼善在朝不至以富貴兩字將就過了一生在野

不至以衣食兩字苟且過了一生濟人利物立身成名古

聖賢不是揀人做的五官百骸是人一樣却便是人有分

嘗見一介小夫未嘗讀書識字偏能自愛不肯欺心妄作



他何嘗妄想聖賢不過要求夢寐安穩凡人性善的本等原自如此及至朝夕寒暑口口

孔孟的人到將書本上嘉言善行只笑做古人的好處盡情推讓過去却不得古人面此遺筆是要後世的人看得好樣做伴好事成箇好人不然他已過世狼藉這許多涎唾何用少息諸同人聽次第教之

五經且閣着這四種書那箇不熟讀來即如放利多怨的話是為後世私心封殖而發惕怵惻隱是為後世任情慘刻而發小有才未聞道是為後世舞文使智而發患得患失是為後世梯榮保位而發群已冬日是為後世朋從佚

游而發色厲內荏是為後世假公濟私而發敬事後食是為後世曠職素餐而發與奢寧儉是為後世窮欲適志而發以身授命是為後世顧恤身家而發餘力學文是為後世驕縱子弟而發與爾隣里鄉黨是為後世不修敦睦而發獲罪無禱是為後世走間希寵而發禦人口給是為後世諂諂面諛而發為山一簣是為後世半途廢業而發法語巽語是為後世勸誡不入而發不愆不忘是為後世變古更制而發苦獲陷阱是為後世行險僥倖而發如此以往不可悉數那一件不預先防着苦口指示只因平日但作耳邊過的风及至失足敗事然後追悔嗟乎後矣且如

今日立學設官。命題取士。尊經扶傳。陪祀鄉賢。無非奉此
民間。延師就塾。諸生會課。分經負笈。擔簦千里。筆札家傳。
口授一室。淵源何嘗舍此。却大家認做具文。沿習故事。不
從此身。實落體驗。豈不是奉行。與肄習。公私兩廢。大學明
德新民。為修身實際。若只虛。將未嘗不是。大槩好看話。
理後。聖賢勢必六籍等廢。楮罪吹坑。焚矣。豈不可畏。
少息屏慮。內照。只向先聖先賢。刻求是處。請再研審存誠
之義。所謂存誠者。是吾敬修堂明白持循一箇題目。就如
前輩主敬主靜的說話。但主敬恐涉佻貌。未免擺設。主靜
恐涉墮廢。未免揀擇。只有存誠一字。不落空虛。不煩擺設。
不消地位。不勞等待。隨人做得。甚麼做得。隨時做得。小做
小驗。大做大驗。只據四書。夫子說箇誠意。又說箇誠身。說
箇誠者。又說箇誠之者。却曾子只說箇自慊。子思子就說
箇成己成物。如神達天。孟子單說箇反身動物。總是一義。
只分安勉。至次。學者開手入門。先須識得誠字。此誠不是
拙誠。也不是愚誠。何謂拙誠。經瀆見諒是也。何謂愚誠。後
井求仁是也。所以夫子論學。與論政。誠意之先。須用致知。
誠身之實。原于擇善。總是明了方誠。庶幾不錯。自明誠一
語。子思子却說得了。當但學者往。自欺。鏡。俸。先蒙。安能
燭物。曾子所云。毋自欺。如好如惡。念。無忘。功。先慎。獨。即

孟子所去反身者是。直到自慊田地。即孟子所云樂莫大者。是却意之初動。安能便分好惡。須得平日做那格物工夫。格物絕無奇幻。中庸告哀公。明善實事。學問思辨百之千之者。便是從獨知處說。誠的是意。從篤行處說。誠的是身子。思子統于自成處。候他無息。教人致曲。漸到時宜。是從夫子人之道三字下。註脚隨于成物處。即孟子所云動。物功配覆載。純亦不已。底于變化。是從夫子天之道三字下。註脚至于前知之解。原非術數。誠則明矣。外此別無知幾。是從夫子鬼神德盛章。夫微之顯。下註脚若夫詩言無邪。易言无妄。禮言儼若。書言精一。是一誠。豈有二諦會。

得大原萬卷可不存一字也。少息。

朱子註解中庸修道說箇氣稟所拘。人欲所蔽。不可不教。夫賦質庸下。遠遜上中。天為之矣。却人欲面上。不止端譬。如鄭衛成風。漸靡不化。則習俗之累。居一氏族相高。奢淫積甚。則純綺之累。居一扶同導誘。妄託声氣。則朋比之累。居一俯仰不給。俛就非僻。則飢寒之累。居一窮鄉僻澁。師智自尊。則固陋之累。居一養優處便。氣勢凌鏢。則声望之累。居一假仁似義。操切物論。則武斷之累。居一小過薄懲。因循不改。則怙非之累。居一物窮勢逼。救急飾非。則詭譎之累。居一扶孱助子。轉輾昏溺。則牽染之累。居一矜才負。

氣漸就刻深。則揣摩之累。居一。啣命走諾。鋪張聲影。則假借之累。居一。徇俗就下。自甘菲薄。則暴棄之累。居一。此等緣由。不可悉數。少息。

今與同人相勉。只有立志為斬。要着可破諸累。夫子所云。志于學。志于道。志于仁。皆是下手証入。一念便可千古。志真。終肯相信。志堅。自能獨好。信而好古。却又本此清同人當下。就向

宣尼至聖先師面前。設大誓願。從此決不退悔。比如皈依外教。常至忘生。移向聖賢。一中授受之處。詩云。自求多福。現生領受。保世滋大。子孫以之。可等便宜。須知聖人之徒。自不喫虧。懂着。

敬與同人共參大學聖經一章。另有講錄。隨發十難。以開格物之端。後期垂示。

一春秋春王正月。果屬夏正。還屬周正。併辨孟子七八月之間。早為夏。為秋。

一孔子尊王。孟子王齊。仲尼之徒。自作翻案。能暢言其故否。

一周以前皆尚右。風云左。避雅云亦右是也。廟禮自當先穆。後昭。中庸序昭穆。是左先于右。當作何解。

一孟子以不見諸侯為義。夫子却輕見南子。夫子不見陽

貨却欲赴貨黨公山之召其義安在。

一子思以孫而字其祖中庸而稱仲尼陳亢以弟而字其師于同門之前曰仲尼豈賢于子亢在門外子思猶復不免當有深辨。

一論語說禘在魯國及于天下中庸說禘于武周却說治國皆以掌為形語定有其故。

一夫子極嘉歎管仲以為功在天下受賜至今孟子卑之至不足比數豈有說乎。

一孟子以曾皙為狂者夫子歸歎之歎謂不知所裁即曾皙輩及同三子言志乃獨與之是點有大過及門者矣果否。

一井田之制度周時田尚多可以按夫增減及考大禹別九州定墾土田九百一十萬八千餘頃迄明洪武中文量止得土田八百五十萬八千餘頃是較夏時從額六十萬頃而已無餘地當時井制何以可行又按五穀之樹地宜已自不同墻下之桑九州可蚕之處頗少二畝半遂為定例却是如何又裘與褐已見四書乃不入制而五十必衣以帛又屬難解。

一文字之災周末為甚穿鑿附會離聖侮智群為不經何至秦之焚坑乃云被劫篡之與禘之同罪相傳上古民

風樸略後世學者漸為鉤深及考三代以上之書典謨
而下誓誥臣民必用精言加以傳註而後解而輒近大
家以降蕪陋日甚豈聰明必不古若與抑古有殊授後
世萬不可及也

敬修堂閏二月初集講錄

前講勉同學立志志既堅切請高中庸成已成物二義什
麼叫做成己己是吾身五官所幹的事皆是若錯認克己
二字把己字撇着不知仗何處去仁那天下夫子明己說
个非礼不可視聽言動不是視聽言動便算非礼要見合
礼的視聽言動終叫做己孟子所云聖人踐形亦即此解
那成己寔際不外知行知是博學四句行是篤行一句只
因學者錯認博學但是讀書為此不應制的人不肯攬在
身上不知四書出題應制近代的事自古學字該得廣多
聞多見全靠耳目採取若不消博得先尋那約處難道一

肚皮荒陋。可當得約麼。明是不掙得幾多珠子。便思想擺
出夜叉走盤。萬無此理。走過幾個馬頭。比那閉門吃飯的
自然。另一見識。沙聚而淘金是也。問是就正的說話。耳目
領畧雖多。却彼此各據。一是葫蘆提沒个准成。必須尋那
老成練達的人。細考証也。不必果遇老成練達。便是尋
常走路的經過。自然不差。所以大舜好問。適處也不放過。
却是學問二字。還是彼處的帳頭。大凡未經到手。雖然打
听講解。極其明白。到得親身體認。尚隔教層。周公思兼而
有不合者。是也。慎字妙絕。枕頭上揣摩。名為獨幾。此處一
錯。便致千里。故須警省。既已能思。似不煩辨得。却辨字要
看得細。是論。至次。不是泛然論理。欲品之希賢希聖。希天
善之分。鄉分國分天下。其界在何處。明是悟徹。聖經知至
二字。恰在此處討得。此四句俗語。說是曉得。下句篤字。是
虧不得。一分成色。減不得一分氣。加不靠幫扶。後處懸閃
何時休歇。只是認真打併過火足色。俗語說是做得。這曉
得與做得。拏去治世。便是成物。九經修身以下。皆是。但在
上的人。雖宜講究。難道沒有治世之責。便該撇却。目今處
士急思廷獻。要將不曾曉得。不曾做得的。勾當。謊騙富貴。
過日子。使天下指唾个不了。却不思量未遇的時節。也曾
偶然分餐濟急。及至渴時。線索在手。易於見德。却把初心。

竟付流水。豈不可惜。一身寔落下肚。比寒儒增得有教苦。苦為那四大。忘却群生繫命之意。真是寶山空手。不求你家裡拏了錢。當官分散。只消一喜怒。一措置。搃為百姓起見。除害興利。也就一時歌呼。百世瞻仰。只因平日誠處。不曾苗意。看不透。幹不來。所以流湍至此。如今不出世的人。却又往。錯認捐修齋素。搃是隔靴施食。放生無非管見。却寔。成物的事件。倒不省得。譬如與人共事。一語撿回。有許多後患。與人同里。一身碌碌。長評多高。風高明的著書。立言。啟迪萬世。敦厚的教子。訓孫。勸誘來茲。參軍的經濟。借人極溺。鄉塾的主裁。隨事解紛。孔子司寇三月而外。

孟子齊梁二君以前。早已是大聖大賢。何嘗定要百姓曰成已。所以成物也。外中庸首章解義。及荅難發難另揭。

敬修堂庚戌閏之第一次答難十

答春王正月之難。周初任列國得自為元。是教借也。賜朔
有告。自宜繫列國之史于周元。按春秋之名。魯開國有之。
則知周官于禮之最大者。未免有缺。夫子公魯史于天子。
若曰魯不得有史。既沿其名。為春秋。安得有垂月令。按元
祀之書。不自周始。知以子卯為歲首。四時故不變也。夏時
之行。亦論歲首。據是竊取之義。不失尊王。夫子以為罪我
在此。沈子墨庵以朱氏周正之故。二說並存。然事無兩可。
余為章子星文作正月辯叙。言之詳矣。

答尊王之難。王便是天子。春秋王在。故得尊之。戰國時王

已七矣。譬如周當牧野，後天下別有王，尚漢尊乃武唐，即
微箕不能而欲責孟氏，以孔子尊周之解，議亦固矣。况孟
子念，以王道易世，主以為必仁義，乃是王明，是不與七
雄以王也。教通之論，對了諸王，若思王者，此等筆削，直追
尼山。許管仲姑與其載書，卑管仲，毒訛其霸主。孟子曰，以
霸而漸致，擅稱王，無上皆由仲等所致，仍是不與七雄以
王也。與曲贊扶王，非二解。孔孟皆尊王一論，義二論，教也。
芥白右之難，右者用，左者体也。古以用為尚，而体自在，何
謂用，人生手足，右者獨便，藤蘿等物，率皆右旋。人南行則
必偏西，行則必偏北。黎園中繞場，右旋則習古射禮，以
中左為上殺，全右也。崑崙西尊，東海陷下，豈非用使然歟。
何謂体，天与日月，其首在東，五行木火土金水，五色青為
始，五味酸為始，五德仁居四德之首。詩書所載，皆曰左右
無有，右左云，者廟制確是向東，胙階以位，孝子無疑矣。
而昭穆則仍以体行，或矯朱註，而以武王為穆考，非是。
答不見諸侯之難，觀陽虎勸仕教語，傲甚，夫子以道自重。
與孟子非招不往，一義却公山之執桓子，從虎後也。何以
欲往其召，曰託以殺季氏亂賊之心也。執桓當是借公
命以行，召者奉公致辭，玩一者字，必非竟指公山書叛，無
公也。書召借公也。書欲託詞以見意也。書東周叛者罪，致

叛者尤罪。皆非周所許也。若見南子。夫子早知人倫乖亂。必至禍國。大率從夫婦始。因其向道。欲稍正之。而卒不可得。稱天以警南子。非自白也。此是聖人權教。非賢者所及。答仲尼之難。仲尼二字。繫于君子中庸篇首。後又繫祖述憲章篇首。前是公中庸之作。知天下。後是附尼山。知帝王之後。總不敢私其祖。為家裡人。不然。家乘矣。陳亢仲尼豈賢之語。或在未束修之前。以子貢猶天之解。而後北面也。世後子同學。而字師之理。墨庵常云。死哀之辭。不宜見泰山。未類之日。以為子張一題。皆夫子沒後事。現同堂稍有異同。而知之。但字師之說。又不是沒後輕口。

答兩禘之難。此即春秋書法。有升降與奪之義。存傷武之達孝。而繫以國。不子其為天下也。感魯之借大祭。而推之天下。不子其在國也。而以掌於微詞之外。又加形語一格。答各與點之難。此是進三子也。三子皆不讓。夫子早說在前。不吾知三字。明是躁進。急見其和。頭有在人之意。與用行舍藏。唯爾有是。判然不同。豈是造化。即應自然之理。哂子路。併以感二子。暮春數語。以應所知。絕悖。却夫子為躁進者。下針砭。時至事起。因物付物。廟廟而有江湖之致。緣是大經濟。與魯皆備。以化三子。詳在四書講錄中。答井田之難。古河以南外。荆吳不版。猶多曠土。後世促額。

多因畝法不同。蓋鐵論曰：古以百步，漢以二百四十步，明如漢制，周夫百畝，當明四十一畝。况兼河水不由地中，則噬噬不少。瀕海潮汐，灘廢居多。即以明嘉靖去弘治幾何，尖項額四百二十餘萬，霍韜云：非溢息于撥給，即荒穢于寇盜，非訛誤于冊文，即欺隱于姦猾。然則猶未悉其故矣。至于宜素之處，頗少，即布之棉與苧，尚不能概樹。安得七十皆衣帛，其義未詳。

芥子字之難，古規天察地，初無傳授，分度測野，倡一畫，五行設甲子，辨危微，豈是後人所辨。當時至人，總由山川靈氣所鍾，質既絕異，而所學又有殊授。如下商所述，豈是

恍惚所云：黃帝學乎太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成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教公俱不甚顯，于後世可知。當時如教公者甚夥，孔孟之言，當是為世衰道微，急于啟悟，賤使易讀，後人何所知，而負奇字，須人問，陋矣。

為吳子卜功北堂葉太母孝行開講魯論二章

敬修堂長恭誦

聖答孟武伯之問孝有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夫孝係人

子事何預父母即先之父母無不寔其事于人子此所

答似非所問豈知藝樞正在此曰以感人子也以警人

子也以策勵人子也感云何生我者然為所生者胡不

然警云何生我者尚然為所生者敢不然策勵云何生

我者獨此然為所生者獨此而不然感以情警以義策

勵以力葉母已解得此意書遂創侷謂足以解憂而抑

有進為在孔門師但以教弟在吳門母又以教子不止

於自為孝也。於是卜功不敢忘其母之教。乞言以大之。而
余因悟孝哉。閔子一章之解。夫閔子未必不欲諱其孝。乃
以無間言稱之。是又不止于師之以弟為孝也。實欲借閔
子之知母。弟以教天下之為子者。也。故曰。此全帙諸公
之亟口不啻者。以廣母孝也。



